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四

唐 劉肅 撰

持法第七

戴冑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為秦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冑者乃以為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冑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冑於朕無骨肉之親

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進官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為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寃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為獄固當若是因遂見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為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為殿中侍

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為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翼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令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

納其言

張玄素為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米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隲遂免死

李勣征高麗將引其子晉杜懷恭行以求勲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

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侯之懷慮深矣

明宗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鞫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

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
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為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
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
善才等伐陵栢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行刑
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栢而
殺兩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栢

我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

令賜死法既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為善才正朕之失不能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雖乏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為忠貞將來之戒高宗

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為其奴所告夜醮勑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

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寃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决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黙然久之曰去矣勑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

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廚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守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外戚榮貴奏請迴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縁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峭刻起於安于秦用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寛之乎臣守平

典庶無寃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閻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又以為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為二張所構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慎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

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畧問速以聞
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
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
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
曰你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
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
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況
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

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敕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

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

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告者而侵晨微服伺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於告者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獠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

思兢於告者之黨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閒其稱寃聲乗醉入兵圍中大爲刑官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以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比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案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

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名履霜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黄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為姑篾令威化行於浙西著憲問五卷𢹂

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

寃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為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為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禀之承嘉勵色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諮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諮

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卿王及善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

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
十人祈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
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肴以酹之觀者
莫不歔欷乃移牒近縣備櫘櫝歸之故鄉征人聞者
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徵憑恃岑羲親姻頗黷于貨殿中侍
御史辛替否按之羲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列
曰少徵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以

侮王法少徵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㞐府録事閻楚珪望授㞐府參軍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㫖王公駙馬所有奏請非降墨勑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死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為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

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由臥拜時人推其強直

政能第八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為王及太宗即位問羣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太

宗曰朕為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為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有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不可勝數仁傑曰彼窮者不輯之當為患乃明牓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廩給而遣之高宗憙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

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
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大鼎又决長蘆及漳衡等三分分洩夏潦境内無復
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勑示
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
况臨御萬乘而賣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彦先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

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彦先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時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郭齊宗大怒囚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黄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媿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名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

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之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胄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

正諫大夫封平凉郡公開元初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為忠諸應制者對卒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内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内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黄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為政之道不可革以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

撓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壙渠以避海難餽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詿誤止司刑使停

斬決飛奏曰臣欲聞奏似為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毁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註誤表奏特勑配流豐州諸囚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女耶相携哭于碑側齋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既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歛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曰汝南悖亂一越王貞耳今一越王已死而

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刧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脅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宜撫循之也自天兵暫臨其乘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四面成蹊柰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尚方斷馬劒斬足下當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為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為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為立生祠遷內

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
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舉代莫與為比
韋景駿為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
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大饑景駿躬
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子相
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
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
因泣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

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憙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餘亦在其中景駭謂之曰計吾北去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懃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睹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

政廐馬三十萬後宫數萬人外連甲兵内興宫室殫費之甚什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専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之夫煑海為鹽採山鑄錢伐木為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興山海厚利奪

豐餘之人薄歛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不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伺其後寡婦既出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

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為凉州都督先是凉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石致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為

都督一縑易數十斛軍糧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為涼州五年遠邇畏慕

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丞尉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為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唐新語卷四

唐新語卷五

唐　劉肅　撰

忠烈第九

李玄通刺定州為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為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北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輙授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寛慰吾當為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為之流涕以其子為將軍

劉感鎮涇州為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為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偽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

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謚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仵士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
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癭老嫗
何足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
否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
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
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
史

堯君素為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不思報効何為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妻慟

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死數謂諸將曰
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俄為麾
下所殺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
屈突通為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
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為劉文靜所敗通歸東都不
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諭之通曰昔與汝為父子
今為仇讎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
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

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為
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為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
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為兄弟
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
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善
惡太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
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為太常工人時睿宗為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
有異謀者則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
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
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
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内五臟
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

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後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懐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即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部長也少以軍功歴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

之恩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宫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茍利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户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禄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品子

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隂陽筭術與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訥之為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訥謂曰八郎今日始臨萬仞間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槩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處

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易

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宫柬之勒兵于景運門將引諸

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解其兵

柬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我

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為英王素有明斷

吾留諸武以自致耳今日事勢既爾乃上天之命豈

人事乎尋竝流放為三思所害海内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與
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憙倒戈擊
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縣為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
嘗令子崇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
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
殉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讒聽趙魯之族
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

子元良守器往惟搆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殺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寃以抒黄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説甚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納其言乃止

節義第十

高祖命屈突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職時

豈以兩兒為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狥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為人因改名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

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
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竒之擢為尚書
左丞周齊王女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守
文氏被髪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惟侍讀姚思廉不離王
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
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
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

真謂爲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官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阼下詔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静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禄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禄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

見賊徒謂曰為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為逆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慘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一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桃達為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為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

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害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為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網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為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

人償死律有明文何妨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讎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恐滅亡不展宼情今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智周為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殁毁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户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户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䜩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

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毁逾禮殆至滅性弟景褘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乳為之出及葬時屬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為來俊臣所構遇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為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審禮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

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匕至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護櫬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審禮工部尚書謚曰悼公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為彭城長史為周興所陷繫于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于地曰為

長史祈福有司平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横遇寃酷海内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為首領所保匿救獲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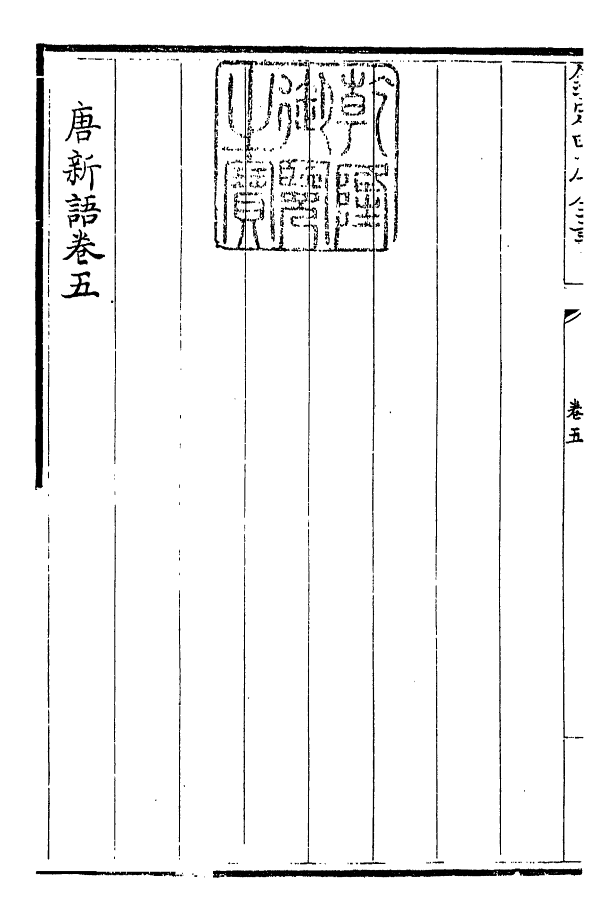
崔希喬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毁過禮為鄞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蓜盖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之之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盖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

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蒹葦有小鳥如鶉鶵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鷇𣪊鶵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鸞馴擾閒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號為兵曹鳥

張審素為嶲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勑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所刼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籍没其家子琇與兄瑝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

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為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瑝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

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為父報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殺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殺人亦不可恕不能不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瑝琇既死士庶痛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于北邙恐為萬頃家人之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為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唐新語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新語卷六至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琨

唐新語卷六

唐 劉肅 撰

友悌第十二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為煮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為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卧東西壁一床而已服除

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為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僚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為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絶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悼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為賊所執慈明

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慈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為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壯武公拜二子為承務郎

畢構為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

在卿為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户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絶者乆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毁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為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

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為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為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常棣花重發鴒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為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

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以當罪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喪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

南金祖士季為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王世充將行簒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世充遂停士季侍

讀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三

李大亮隋末為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

大亮性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為含親戚孤遺為大亮鞠養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服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于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為隋守長安

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若為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亡御史名

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宫引德彝為土工監宫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竭百姓之力雕飾離宫為我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名素良久又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娱心盛飾此宫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

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勲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床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名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嗟賞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為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告東宮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于嶲州徵但免官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為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恕杖之乃拂衣去客汴為浚儀令崔賾育所辱

遂感激西之長安止于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名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税及宿衛大小交即

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于行在太宗喜悅問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竊我錫賚甚厚及甍太宗為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就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祕書郎直中書省李靖

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顔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勲非舊濫登寵榮位髙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賀者至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盡能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為妃元軌高祖子也高祖崩毁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返説吾以利也令慙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倉死於

檻中天下寃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世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隨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為詹事府

主簿與諸儒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躭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德之為益大矣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絲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李遜為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禄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獘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

之喜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弈任昪少孤長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勣為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遷刑部尚書後為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為之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為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趨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黄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責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驚

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為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于并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産以奉四子嘗因夜卧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為通事

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視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蹭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宦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為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而

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為二張所搆左授高要尉王晙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為鳳閣舍人謂晙曰魏公且全矣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之狼狽也晙曰魏公忠而獲罪晙為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若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録

也俗號考終為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

仰思清德當冀中也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

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

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

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供職後官至青刺

李福業為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

放于番禺匿志州叅軍敬元禮家吏捕獲之與元禮

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為福業所累

愧甚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之者傷之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廵察使路敬潛屆于境部人以原蠶繭來獻敬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為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
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
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
昇甲科為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荆州長史長
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
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
道亦足為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用之以
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

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彦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暐

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為同州刺史任正名為録事叅軍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交去宗誅韋庶人沛兄陟為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内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于

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為中書令崔湜所構放于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晙為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晙終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于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不全謂晙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晙如獲罪放于滄

海亦無所恨竟不遺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髙郵主簿使于都場以州縣徒勞牽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髙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户應制集于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涅槃經于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即未有含蓄

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御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

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
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内殿隔簾與
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
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庭之事陛下過聽引臣天庭此
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
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卷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
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
其反者鞫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

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為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為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為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稚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為也玄宗曰卿

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為相在職尚簡易善疏
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為相謂左右曰此人儀
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
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為社稷計所以誅之然
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
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
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

之間不失其正出為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年失職為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闕即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為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

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爲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来有内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兄弟中書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别録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禁中也至今爲故事

唐新語卷六

唐新語卷七

唐 劉肅 撰

識量第十四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即御史中丞也雖承内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卧不形顔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為尚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譚論之

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為遼東之人報主之耻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為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篚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齊衰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讌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廁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晙工札翰善

琴碁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為秋官郎中司刑少理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
平守正不以死生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
簿潘好禮者慕其為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
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有功之斷獄亦
天下無寃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
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狄仁傑為内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

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為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膳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虚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茍有益於公道斯不為多也初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

瓘嘗卧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為

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来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

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賔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之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為經教不

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得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訛兼為之注先朝雖加錫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内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為説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内人天平軍節度太原尹王晙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

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臣子敢當恩貺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

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為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服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不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礦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

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欵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林甫陰搆陷之貶于袁州遣御史羅希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霅亦見害

牛仙客為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

唐巳来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内外清貴之地妙
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昇清流齒
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為不可漢法非有功
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
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玉帛可也尤不可
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
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
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

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為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禄

養恩無敢廷議矣

容恕第十五

崔善為明天文歷算曉達時務為尚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為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構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謂侍臣

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雪乎群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録公之勲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為前軍總管軍次

白崖城被矟中胷瘡重疾甚太宗親為傅藥及城破
勑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
猶為主況於人乎彼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
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為户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
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何須問也有泄其言者
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来玄齡不死矣
劉童為御史東都留臺時蔺謩為留守輒役數百人修

宮內劉重謂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謩拒之曰別奉進
旨童奏之詔決謩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
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謩已為司農卿知
出納謩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名倉吏謂之
曰劉侍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令親自送租固無瑕
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
納更無所問時人賞謩忠恕
蘇良嗣為洛州長史坐妻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

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妝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異也後為荆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内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中荆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

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夫專總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

懟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為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為吾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

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車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

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録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逺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録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為煩耳但静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歴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相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

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㳽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璟誡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誠猶恐不至矧有猜責豈可得乎

知微第十六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内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减於房耳願以子孫為託因謂裴矩曰僕閲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

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彦謙至長安時天下寧晏論者以為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彦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彦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通以為不然大業之

李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于軍門太宗以為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為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為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祿山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為盗以李密為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飢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卧内譚謔無倦及平武牢獲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

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為左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名之以出期不鞫問且將貰其死羣臣固争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欷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於四

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日藩邸早承羈紲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為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言辨而理切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寶屬隋將來護兒帳内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軍吏咸怪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寶後事李密密敗入王世充程齩金謂叔寶曰世充好為呪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世充拒王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三萬

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疋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許敬宗為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盖天意鑾輿不復更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

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于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顧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

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
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真常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槩輔儼為設樂嗣真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為則天所搆廢為庶人死于巴州劉槩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為太常丞

魏元忠本名真宰儀鳯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為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為元忠

裴行儉少聦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克凶醜及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

勵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楊稍似沉静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國因内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悦謂及善曰卿既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閤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

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莫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喻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回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止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于兹矣雖有克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

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㚟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利兩國和好何以為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㚟黷兵終致傾覆時嶲州獲鬬羊因上鬬羊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㚟大殺掠男女取軍貲倉糧而去君㚟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筆驛為吐蕃所擊師徒大敗

君奭死之咸如說言

唐新語卷七